

北京建筑大学风景园林学科经费资助

中国城市景观评论与反思

THE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URBAN
LANDSCAPE COUSTRUCTION IN CHINA

丁奇 主编
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组稿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北京建筑大学风景园林学科经费资助

中国城市景观评论与反思

THE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URBAN LANDSCAPE
CONSTRUCTION IN CHINA

丁奇 主编
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组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城市景观评论与反思 / 丁奇 主编;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609-9975-3

I. ①中… II. ①丁… III. ①城市景观—景观设计—研究—中国 IV. ①TU-8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055772 号

中国城市景观评论与反思

丁奇 主编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地 址: 武汉市珞喻路1037号 (邮编: 430074)
出 版 人: 阮海洪

责任编辑: 张淑梅
责任校对: 贺 晴

责任监印: 秦 英
封面设计: 赵 娜

印 刷: 武汉科源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mm × 1065 mm 1/24
印 张: 7.7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Preface

过去的十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十年。就像 IFLA 前主席法加多说的那样：中国发展所经历的规模、尺度和速度，是以往西方社会所未尝经历过的。快速全球化与城市化带来严峻的环境危机的同时，也给景观设计师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在中国，大批的设计院与设计公司在市场上争流弄潮，又有不少中国的景观作品摘得 ASLA、IFLA 的国际大奖，令许多国外设计师艳羡不已。然而在喧嚣之后，我们冷静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景观设计整体水平真的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了吗？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少数景观设计师已经能与国际顶级景观设计师同台竞争，但中国景观设计界整体水平低下的事实却难以遮掩。价值观的缺失、设计语言的匮乏和施工水平的落后，使得各种风格的“垃圾作品”充斥在中国的大小城市。尽管公众对景观的兴趣与日俱增，设计师对景观内涵的理解不断加深，但景观行业在整个社会中的声音十分微弱，景观设计界自身缺乏冷静的批评和审慎的反思，中国的景观设计像一个“缺乏批评的孩子”在困难与诱惑面前艰难独行。

我们强烈地需要批评的声音，需要严肃的洞见和审慎的反思。这本书收集了一些声音，希望能抛砖引玉。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是青年设计师对当前景观现状的批评，景观批评的精髓在于切入景观设计普遍的本质，来讨论景观设计的价值取向与思想内涵。这些或痛斥、或担忧、或焦虑、或痛惜的批评声，饱含了对中国当代景观发展的热爱与希冀。中篇收集了包括俞孔坚、王向荣等知名设计师和一些青年设计师的声音，他们热烈地讨论了中国景观设计的方方面面，从社会环境的宏观背景到施工材料这样的细节。下篇主要收集国外设计师如何看待中国景观设计的一些文章。本书希望通过批评与反思，冲破旧有观念的束缚，找到中国当代景观设计发展的新方向。正如周维权先生在《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二版）》自序中写道：“就当前的园林建设而言，接受现代园林的洗礼乃

是必由之路，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除旧布新，而这个‘新’不仅是技术和材料的新，重要的还在于园林观、造园思想的全面更新。”

除了向西方学习新的理论、技术与方法之外，我们也无法回避民族性的问题。例如彼得·沃克的作品常常深刻反映了西方古典园林的精神，高伊策的设计总是带有浓浓的民族情感。我还是希望有人来关注景观设计的民族性问题，正如马青运对当代中国建筑的哀叹：“第一个困境，我们还是用西方的建筑教育和西方的建筑实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个可能在一段时间里是有效的，但是从长久来看，还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并且重新进行批评，我认为大家现在工作速度都比較快，创造了很多的作品，但是根本的困境仍然是没有解决的，或者说只是暂停了一下而已。”自西方舶来的先进的“洋”技术和“洋”方法与复杂严峻的中国环境问题一经碰撞便擦出了绚丽的火花，只是这样的火花若没有民族性作为基础，还将会绚丽多久？

这本景观评论集得以出版，必须要感谢杨琦编辑，正是她以她自称的“黄世仁式”的讨债精神，“威逼利诱”我们这些在设计市场上激烈搏杀的景观设计师能够强迫自己停下来思考自己和景观行业。

最后，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批评声能集结成册，因为我们不能只听到少数人的声音，总是少数人的发声是无趣的，更是可怕的。我们呼唤更多的声音，这对当前的景观设计界非常重要。引用伏尔泰的话作为结语：“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编者

2014年9月

目 录 Contents

上篇：景观评论

“真”与“善”的追问——从 ASLA 奖看中国景观发展历程	2
文学将杀死景观	7
寻找失落的真与善	9
写在夹缝中的评论	11
公园、公益与公德，绿心、良心与民心	13
非设计景观的存在与价值	15
中式回潮与文化遗产	17
中美景观设计观比较	19
调侃当下 LA	24
景观设计的功利主义——从王澍获得普利兹奖说起	27

中篇：景观反思

实现设计之路	30
王向荣：好的设计并不意味着新材料	31
曹宇英：重要的现场控制力	33
秦颖源：停滞的技术进步	37
林选泉：新技术不一定意味着高成本	39
王劲韬：不要拿技术贴标签	41
唐艳红：技术推广的经济阻力	44
二三线城市的景观设计	46
王向荣：每一个项目都应该具有研究性	47
曹宇英：做研究学习型公司，提高核心竞争力	49
秦颖源：二三线城市为设计师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51
王劲韬：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各有千秋	53
唐艳红：二三线城市更容易出好作品	55
袁松亭：理性的景观设计为二三线城市带来更好的契机	57
为住设计	59
王向荣：地产景观的目的是构筑社区与社会的平衡	60
曹宇英：居住空间应该能够自我生长	62
秦颖源：人居环境的非对称设计过程	66

设计改变世界	67
俞孔坚：景观的定义被狭隘化了	68
王向荣：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设计师的水准会有更大的提升	70
曹宇英：真正意义上的景观建设并没有开始	74
唐艳红：设计需要事无巨细	76
王劲韬：我们更应该重视体制问题	78
秦颖源：有中国特色的景观设计	80
林选泉：为人性化而设计	82
袁松亭：景观设计从被动到主动	84
设计师之自省	88
俞孔坚：要建立设计师自律机制	89
曹宇英：设计需要感性和理性结合	91
秦颖源：景观是个生长的事物	93
林选泉：设计师不能用导演的视角去安排公共空间生活	95
关乎设计	97
唐艳红：场地设计与景观设计	98
袁松亭：景观需要“无设计”	102
秦颖源：不求“上进”的设计	104
设计师眼中的甲方	105
俞孔坚：甲方比我们更实际	106
王向荣：现在甲方有更强的能力来质疑设计师	108
林选泉：城市管理者也在不断学习	110
秦颖源：开发商开始树立社会责任感	112
王劲韬：甲方对城市的关注更加深刻实际	114
唐艳红：现在设计师和甲方更加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116
袁松亭：设计师和甲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118
新中式景观	120
俞孔坚：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	121
王向荣：不必对文化心存芥蒂	123
王劲韬：认知传统 回归本质	125
丁奇：也谈“新中式景观”	135
关于景观评论	136
秦颖源：大家总是需要有点声音	137
林选泉：景观评论很需要“繁荣”	138

下篇：国外设计师看中国

克莱夫·霍斯曼 (Clive Horsman) : 英国经验 VS 中国实践	142
帕布洛 (Pablo) : 设计从细节做起	147
克里斯·罗修 (Chris Razzell) : 用现代手法诠释中国文化	154
皮埃尔·阿兰·费德乌 (Pierre-Alain Freour) : 以法国的方式思考 用中国的文化言说	159
汤姆·文达 (Tomm Van Dyke) : 景观不能仅仅设计当下生活	169

上篇：景观评论

“真”与“善”的追问

——从 ASLA 奖看中国景观发展历程

■ 丁奇

在快速的城市发展中，景观设计这个以协调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职业被赋予了更多的重任，它不仅要承担改善城市环境的任务，同时要为解决生态问题、基础设施问题和土地利用问题提出对策。

尽管中国有着上千年优秀的园林文化和辉煌的园林传统，但是中国的现代景观设计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行业。中国的景观教育依然延续了以原苏联体系为蓝本的教育模式，以中国和原苏联古典园林为核心的教育内容，对学院派的复古和半复古的装饰性美学的追求，成为景观设计的主流。这种以肤浅的装饰美学为核心的设计思想，使年轻的中国的景观界在日趋严峻的环境危机面前，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反而在各种设计思潮面前迷失了自己。一方面，各种西方古典、现代与后现代风格的设计形式随着资本的入侵充斥在大街小巷；另一方面，中国本土景观设计师仍沉浸在古典园林文化所构建的“闺房里的园林景观”中。一样的通幽曲径、似曾相识的亭台楼阁一起充斥着中国的大小城市。蹒跚学步的中国景观设计在巨大的建设市场与强烈的外来冲击面前迷失了。

中国巨大的市场与严重的环境问题，也引起了西方强烈的关注，他们想了解中国，而中国也强烈渴望被世界认同。ASLA 奖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景观设计奖项之一，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吸引了中国的设计师参与。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成都府南河景观设计曾申请 ASLA 年度奖，但那个时期追求装饰美学和图案式设计的作品显然不符合 ASLA 关注生态可持续、社会公平和美学创新的价值观，落选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愈发严峻，一些景观设计师开始认真思考中国景观设计的责任与发展方向。随着国际交流的进一步加深，一些设计师尝试将西方的设计思想和方法与中国的现状相结合，探索一条新的出路。他们之中有些作品开始受到 ASLA 的关注。

“中山岐江公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了2002年ASLA设计荣誉奖，这是中国本土的景观作品第一次获得高水平的国际设计奖项。从全球范围来讲，中山岐江公园的设计是一个在设计思想和设计形式上都没有太多原创性的作品，但它却是中国的第一个后工业景观作品，它的标志意义和对中国景观设计内涵的拓展意义远大于作品本身。

虽然美国西雅图煤气厂公园和德国杜伊斯堡北部风景园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建成，工业废弃地的景观改造在西方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但在中国，这样的公园还是遭遇了巨大的争议。中山岐江公园以追求效率的现代空间组织方式和粗暴的机器美学，颠覆了以往中国景观设计以曲径通幽、小桥流水为核心的古典美学观念。它以对野草与乡土植物的赞颂凸显了设计的生态伦理，以对工业设施的尊重与再利用彰显了对中山市民的人文关怀。它以异端的姿态给中国的景观设计界带来了持久的思想争论。但遗憾的是，人们争论的核心仍然集中在“美学”与“设计形式”上，而对公园带来的景观设计的新思想和新方法漠不关心。

无论如何，中山岐江公园的获奖给俞孔坚带来了极大的自信，成为他诸多获奖作品的起点。其中的许多设计语言不断出现在今后的作品中，“红色的盒子”、“狼尾草与柱阵”（尽管尺度不同，但还是与美国大地艺术家德·玛丽亚的“闪电的原野”十分相似）以及雕塑化改造工业设施的方式。接下来2005年的沈阳建筑大学校园景观设计、2006年的浙江黄岩永宁江公园、2007年的秦皇岛汤河公园，几乎每年都有俞孔坚的设计作品获得ASLA设计荣誉奖。在沈阳建筑大学校园景观设计中，我们看到了设计对生产性景观的关注，设计创造性地保留和恢复了场地原有的稻田景观。不仅满足了委托方施工造价低、工期短的要求，还创造了一种新的校园景观模式，使许多分不清韭菜和麦苗的大学生们直接体验农业生产，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在这里得到全新的诠释。浙江黄岩永宁江公园是将混凝土堤岸改造成自然公园的案例，将一个冷冰冰的、人迹罕至的混凝土防洪堤岸改造成了兼有旱涝调节与休闲游憩的复合功能的优美滨河公园。秦皇岛汤河公园同样是滨水景观项目，在这个设计里，设计师选择了生态极简主义的方式，将人工对场地的干扰降至最低，并尝试了通过湿地群落的构建来处理河水的污染问题。ASLA奖的评委对汤河公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创造性地将艺术融于自

然景观之中,非常令人激动,同时不乏很强的功能性,有效地改变并提升了环境。”

如果说以上的获奖作品都尝试对某一方面的环境问题做出回应,那么上海世博会后滩公园则是对工业场地、混凝土堤岸、生产性景观、防洪与河水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集中回应。西方的设计师也许终生都遇不到后滩公园这样通过景观设计来解决如此复杂的环境问题的机会。中国异常严峻和复杂的环境问题和上海世博会这个全球性的城市事件,将后滩公园推上了2010年ASLA主席杰出奖的宝座。ASLA奖的评语说,设计非常强大,它充满了景观设计行业的正确信息。后滩公园的设计语言在俞孔坚以往的获奖作品中都能找到,如中山歧江公园的工业设施改造、黄岩永宁江公园的混凝土堤岸改造与防洪处理、秦皇岛汤河公园的生态极简主义与水处理技术,甚至后滩公园里铁板折成的带形构筑物似乎也是从汤河公园的红飘带中获得的灵感。毫无疑问,后滩公园是俞孔坚景观设计思想和方法的集中体现,也是美国式的景观设计思想与方法在中国的胜利,这也许是ASLA青睐俞孔坚作品的重要原因。

与上述作品的热情奔放与咄咄逼人不同,王向荣的作品以一种冷静沉思和温文尔雅的方式征服了ASLA的评委,获得了2007年和2010年ASLA规划与分析荣誉奖。这两个作品展现的是一种逻辑严谨的设计思维与方法。厦门园博园的方案“从城市尺度到场地尺度将设计的可能性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尤其在保存鱼塘的意义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它制定了有意思的开发策略”。ASLA奖评委评价道,“分析是彻底的,是一个处理场地既有条件极为出色的作品”。如果说厦门园博园项目以细致的努力关注了地域景观的生态性与自然美学的话,那么重塑天堂——杭州西湖景观更新项目则展现了王向荣在关注景观设计的社会功能所做的努力。除了以上在ASLA获奖的作品外,他的杭州江洋畈公园以极为细腻的手法回应了西湖淤泥堆积的场地,细致便捷的公园设施与场地环境协调统一,将西湖疏浚的历史与场地独特的淤泥生态系统安静地展示给市民与游客。这个作品集中反映了王向荣的生态观念与社会功能结合的设计思想。王向荣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将西方关注生态与社会公平的观念引入中国的景观设计。在其著述中,王向荣阐述了美出自于真,美与地域景观而不是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的观点,但在他小尺度的作品中,如《竹园》《四合院》中,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他对传统园

林美学现代传承的探索。

而从另一部分中国的获奖作品中，则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方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同以及东西方迥然不同的观念差异，如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获 ASLA 综合设计荣誉奖，香山 81 号院获 ASLA 住宅设计荣誉奖。这两个作品的获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度提高，从设计本身来看，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还有许多不太符合 ASLA 价值观之处，比如强调政治纪念性而尺度过大、不够舒适的道路系统与游憩设施；为了管理需要设置较少入口，牺牲了公园的可进入性；公园的中心湖面虽然有小部分人工湿地系统，但硬质驳岸仍然太多。就作品的深度与创造性来说，显然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获奖与北京 2008 奥运会这一全球性事件关联性更大。香山 81 号院的景观设计宁静典雅，精致考究。其设计者朱育帆是专业的小尺度景观设计的设计师。他对于景观材料的把控非常细腻，而且一直以来他坚持用新的语言诠释中国古典园林的思想和手法，以至于他很少对中国严峻的环境问题做出热烈回应，而且美国人并非全心关注这个作品的景观设计，而是以己度人，认为联排别墅比独栋别墅更加集约，可以作为中国可持续住区的范例，却不知道这在中国早被归入奢侈品的层面。ASLA 奖虽然要求参赛作品必须是建成作品，但近年来很少派评委前往现场，主要靠参赛作品寄送的材料，随着中国作品陆续获奖，经验增多，有针对性的材料撰写与图片选择成为获奖的重要助力。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的景观设计在个体上完成了从蹒跚学步到逐渐成长的转变，不仅是技术与方法上，更重要的是在价值观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正如好的设计作品应该是“真”“善”“美”的统一。“真”是真实性，是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善”是目的性，是有功用，是有益于人类的功利价值；“美”是二者的统一，是更高的层次。对于景观设计来说，“真”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对生态科学的尊重；“善”是景观使用功能的完善，是对环境舒适性的追求；“美”是景观设计中生态性和功能性得到确证和肯定的时候，引起精神上的愉悦。这十年来，中国的一些景观设计师逐渐找到了设计的价值方向，即追求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与美学价值的“真”“善”“美”的统一。

ASLA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关注环境可持续、社会公平和美学创新的多元价值观。进入 21 世纪以后，多元价值观逐渐转变为复合价值观，

单一的关注意美学、环境可持续或社会公平的作品很难得奖。虽然从2002年起,中国的景观设计作品在ASLA屡屡获奖,但仍然难以掩盖中国景观设计整体水平低的事实,透过景观界繁荣的表象,可以看出以追求装饰美学和肤浅生态理念的设计仍是中国景观设计界的主流。获奖的景观设计作品给中国带来了“真”与“善”的火种,使中国的景观设计界开始关注生态与社会公平。“真”与“善”在环境日趋恶劣和人民日益追求公平的今天,也许是有普世意义的,我们或许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方法和技术,而“美”却是有民族性的,正像汤一介先生所说:将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当作“他者”来观照自己的文化,才能更好地看见自己文化的长处和短处。显然,中国的传统园林文化和美学不仅仅只有短处,过度强调外来的新文化会压抑传统园林文化和传统园林美学的现代传承。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越洋而来的“真”与“善”会与中国本土的“美”真正结合,迎来中国景观设计的复兴。

文学将杀死景观

■丁奇

目前，在许多景观设计的说明书还有报纸杂志中，关于景观设计作品的介绍文章都存在一些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对景观设计（方案或建成作品）的描述充满了优美的、散文诗般的笔调与浪漫主义的脉脉温情。这些华丽的辞藻往往能点石成金，使粗陋的设计摇身一变，成为风月无边的美景，文学化的设计说明能在效果图的帮衬下成为打动甲方的“金钥匙”。一时间，文学水平的高低也成了判断景观设计水平高低的标准。

然而，景观设计不是文学创作。浪漫的情怀、散文式的优美笔调往往出自情感而非理性。一方面，在文学化的设计说明中，现实成为虚幻，而真实性存在于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和桃花源中。作为主体的设计师已经放弃了真实价值的判断，或者说主动放弃了价值判断以获得一种心理抚慰，从而在现实中找到进入梦境的机会（金秋野，2009）。另一方面，当景观设计成为一种市场行为，景观设计师的创作也从文化行为变成了谋生手段，优美的文学化的设计说明书就成为其设计的精美包装，成为掩饰其作品缺陷的广告词。当这种文学化的追求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当设计师、甲方以及社会整体以一种文学化的眼光来看待景观设计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该心生警惕，是否这种文学化的浪漫情怀会使我们失去对现实的洞察，失去对当下中国城市与环境问题的感知。这样一种失去现实存在感的集体心理状态是相当可怕的。

荀子曾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用”就是实际效用，即重视能够实现的利益，这种思路落脚于现世；而“文”是形式与象征（葛兆光，2001）。而景观设计的现实情况刚好相反，是“蔽于文而不知用”。当下中国严峻的资源与环境的危机不断地提醒我们必须建立以理性为基础，以解决问题为途径的景观设计观念，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属于当下中国的景观设计的伦理与价值体系。正如佐佐木英夫告诫我们的那样：“景观设计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往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技”

(Sasaki,1950) 。”当然，在市场环境下，必要的文学化的设计包装是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文学思维和文学化的设计描述绝不能取代理性的景观设计本身，否则“文学将杀死景观”。

寻回失落的真与善

■丁奇

在准备去西安参观世界园艺博览会之前，我曾向去过的朋友咨询。他们给我讲了一个笑话，“如果你跟谁有仇，就请他去西安园博园吧，这样就可以晒死他、渴死他、累死他……”。作为景观设计师，我感慨于这个笑话的恶毒，真的有这么差吗？为什么一个本应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大型园林景观会给民众留下如此不堪的印象呢？我们的景观设计到底失落了什么？

到了园博园的现场，我感同身受之余却发现，其实园博园的设计与许多城市新建的大型公园并无太大差别：一样有奇花异草，一样有挖湖堆山，一样有进口草坪。只是，那些每天需要大量浇水的进口草坪和鲜花雕塑以及模仿粗糙的西方古典园林景区提醒我们：这样的景观设计早已失掉了对自然规律真实性的探求，失掉了对地域文化真实性的追寻；那些尺度巨大的广场和稀少的绿荫与休息设施提醒我们：这样的景观设计早已失掉了对人的关怀，失掉了对公众使用需求的尊重。

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追求是什么？哲学家们认为是追求“真”“善”“美”，并使三者系统中统一起来。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把“坚固、实用、美观”作为建筑设计的基本要求，这也是设计行业中较早对真善美统一的阐述。“真”是真实性，是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庄子和谢林都认为美是真与善的最高层次。对于景观设计来说，“真”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对生态科学的尊重；“善”是景观使用功能的完善，是对环境舒适性的追求；“美”是景观设计中生态性和功能性得到确证和肯定的时候，引起精神上的愉悦，从而产生的美感。景观设计中的“真”“善”“美”无疑是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与美学价值的体现。脱离了真与善的追求，美还能称之为美吗？